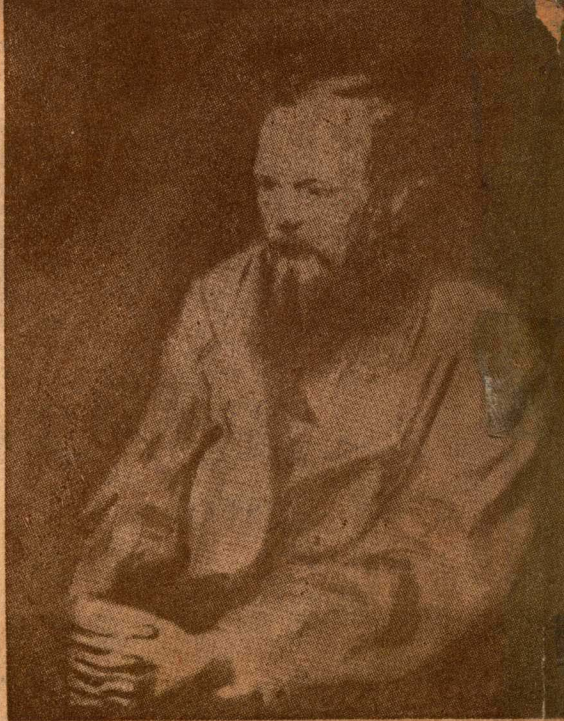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Christoph Schindler

著 基 斯 夫 退 思 陀

譯 麟 荃

行 印 書 局 光 華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的傳其初野自錄

行印去是光上

1949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全譯本)

有著作權者准翻印

基本定價二十元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荃麟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文光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上海漢口重慶

新時代圖書發行所

北平西長安街五十二號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三版

總 3277-6

譯叢 2 (632P.) 4000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有一次非常奇怪的意外遭遇。那一整天，我都在城裏奔波，想找一間寓所。我原來的寓所非常潮濕，我已經開始感到一種預兆的咳嗽了。本來從去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的，可是一直拖到春天。我跑了一整天，却找不到一家合式的。首先，我要一間隔離的屋子，不要跟別人寓所夾雜在一起的房間；其次，我雖然只要一間房子，可是却必須是間大的，同時還得越便宜越好。我會經感到，住在一個幽閉的地方，甚至連思想都要被束縛的。當我在思索着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時候，我老喜歡在屋子裏來回踱步。順便說一下，我愛思索我的作品和夢想怎樣去寫，往往比實際動筆去寫更喜歡；這倒並不是由於懶惰。怎麼會是懶惰呢？

這一天里，我覺得身體不大舒服，到了太陽下山時候，覺得真的害起病來了。似乎一種熱病正在襲來。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實在也疲乏了。到了傍晚，正在天黑以前我沿着伏茲尼賽斯基街走着。我愛看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是在日落的時候——自然，是在那清朗和寒冷的天氣

裏。整條的街驀地明朗起來，浸浴在燦爛的夕陽光里。所有的房子好像突然發射出光輝。它們灰色的，黃色的和濁綠的色調一下子都失了所有憂鬱的氣氛，那彷彿一個人的靈魂突然清醒過來，又彷彿一個人突然被驚起，或者說，彷彿被什麼人用肘子觸了一下，產生出一種新的境界，一串新的思想……這真是不可思議，一道太陽光，竟能對人的靈魂發生這樣的作用啊！

然而那陽光已經消失了。寒冷格外強烈起來，而且開始凍齧着人們的鼻子；暮色更深沉了；煤氣燈的光從店舖里閃射出來。當我走到穆勒，那個開糖菓店的門口時候，我突然楞住了，向街的那邊注視着，彷彿預感到什麼意外的事情要落到我身上來了；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見街對面那個老人和狗。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感到一種不快的感覺緊緊抓住我的心，卻又說不出一種怎樣的感覺。

我不是一個神秘的人，我也不相信預感和預兆，可是在我一生中却有過一些不可解釋的經歷，這種經歷也許很多人都有過的。譬如這個老人罷：爲什麼我和他一見之下，立刻就會預感到好像當天晚上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落到我身上呢？不過我是在害病，病中的感覺多半是騙人的。

那老人弓着身體，用手杖輕輕敲着階沿，移着滯緩而無力的步子，向那糖菓店走去，他的兩條腿似乎並不彎曲，好像棍子一樣的移動着。在我一生中，我從來不曾碰到過這樣奇形怪狀

的人物，而在這以前每一回我在穆勒舖子門口碰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給我一種痛苦的印象。他高個兒的身材，他個體的背脊，他帶着八十歲印痕的死一般的臉孔，他脫了線的舊大氅，和覆在他那禿光的，只剩下撮不是灰色却是黃白色的頭髮的腦壳上，那頂只少有一二十年歷史的破圓帽，以及他那似乎並無目的，而却像是彈簧在推動着一般的種種動作——使無論甚麼人在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都免不了要大吃一驚。這真的叫人驚訝，看到一個老年人這樣孤另另地拖着一條命過活，沒有一個人招呼他，尤其是他那樣子，好像是一個從看守人那里逃出來的瘋子。他那出奇消瘦也使我吃驚；他幾乎就好像沒有肉體一樣，除了皮包骨頭以外，彷彿一無所有。那雙好像是鑲在藍色邊緣裏的大而無光的眼睛，永遠直直地盯著前面，從不望一望兩旁；也從不瞧瞧甚麼東西——我敢這麼說，他雖然分明看見你在他面前，可是他卻會筆直向你闖過來，彷彿他前面是一塊無物的空間。這樣情形我看到過好幾回了。他近來常在穆勒舖子門口出現，老是帶着那隻狗，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從那裏來的，穆勒舖子里那些顧客，誰也沒有心腸去詢問他，他也從來不跟他們說話。

「他幹嗎老是這樣拖着身體到穆勒舖子裏去呢？他到那兒有什麼事好幹的呢？」我驚奇地想，默站在街的對面，緊緊地盯着他。由於病和疲乏所引起的一種暴躁的煩悶，在我胸中起伏

着。「他在想些什麼呢？」我繼續驚奇地想。「他頭腦子里還有些甚麼呢？是不是他依然在思索着一切事物呢？他臉色是那麼死氣沉沉，什麼表情也沒有。他那隻狗從來不離開他，就像是和他不能分離的一部分似的，而又是那樣的愛他，這條可厭的狗，他又是在從那里去找來的呢？」

那倒楣的狗彷彿也有八十歲年紀似的；是的，牠應該是有那麼歲數了。首先，牠看來比一般狗都老些，其次，我頭一回看見牠時候，不知怎麼的嚇了一跳，覺得牠不像其他的狗；牠是一條例外的狗；那隻狗一定有些什麼奇異的怪誕的故事，牠也許是梅斐斯多斐爾斯（中譯註）化身的狗，它的命運是以某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跟牠主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看到牠那樣子，你立刻會相信，牠吃過最後一餐飯，到現在該有二十年了。牠瘦得就像一架骨骸，也可以說跟他主人差不離一樣，全身的毛幾乎都脫光了，牠那尾巴拖在兩腿之間，光禿禿的像是一條棍子。它的頭和長耳朵憂鬱地向前低垂着，我一生中從不曾見過這樣可憎的狗。當他們一塊兒在街上走着的時候，主人走在前面，狗跟在腳後，狗鼻子觸着他外衣的邊緣，彷彿黏牢在那上面一樣。他們的步子，他們全部的風貌，幾乎像是每走一步都要大聲地叫出來：「我們老了，老了。啊，主呀，我們多老呀！」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會經想過，這個老人跟這條狗該是從加發尼作插圖的賀夫曼

（中譯註）Mephistopheles地獄中的魔鬼

(中譯註)的書頁中走出來的罷，該是替那書在作着活動廣告，漫遊於這人世間罷。

我穿過街道，跟着老人，走進那家糖菓店里去。

老人在舖子里，行動一向很古怪。穆勒站在櫃台裏面，對於這位不速之客進來，近來已經表示很討厭了。主要一點，這位怪客從來不買什麼東西。每一回他進來就筆直走到角落里火爐旁邊，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了。如果火爐旁邊那座位是給人家佔去了，他就站着坐位的客人前面，帶着狼狽的困惑默了一會子，於是似乎迷亂地走開，走到靠窗的另一角落重。到那里，他揀了一張椅子，小心地坐下去，取下他的帽子，放在他旁邊的地板上，又把手杖放在帽子的旁邊，接着把身體靠到椅子裏，他會一動莫動地接連坐上一三四個鐘頭。他從不拿起一張報紙，也從不說一句話，發一個音，只是坐在那里，用睜大的眼睛凝望着他的前面，可是他眼睛里却是含着那樣一種空虛的，沒有生氣的神色，人們可以打賭，他對於周圍的事物實際上是並不曾看見和聽到。那隻狗在同一塊地方旋了幾個轉以後，就悶悶地在他脚旁躺下來，把鼻子擱在他的兩隻靴子中間，發出深沉的呼吸，伸長了身體在地板上躺着，牠也是同樣的會一動莫動地躺它一個黃昏，彷彿暫時死過

(中譯註)賀夫曼(Hoffmann)德國浪漫主義小說家(一七七六——一八二二)

加發尼(Gavarni)法國的諷刺畫家(一八〇四——一八六六)

去一般。這會叫人想像到，這兩個生物大概是在什麼地方整天死死睡着，到了日落黃昏才醒過來，單單的走到這繆勒舖子里來完成某種神秘的任務。這麼坐上三四個鐘頭之後，老人最後站了起來，拿起他的帽子，打算走回到什麼地方的家里去。那狗也同樣站起來，和原來一樣垂頭拖尾的用老樣的遲滯步子，機械地跟着他主人出去了。那舖子里一些老顧客到後來大家都開始用種種方法來避開這老人，似乎他給了大家一種憎嫌的反感。這在他卻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這家糖菓店的顧客，多半是德國人，他們是從伏茲尼賽斯基街的各處聚集到這里來，大部分是各種工場的老闆：木匠，麵包師，畫漆匠，帽匠，馬鞍匠，照德國說法，都是些當家長的人們。在繆勒家里，這種家長制的傳統是完全保住着的。這位老板常常拉着幾個熟悉的主顧，坐在他們桌子旁邊，大家享用着一點甜酒（Punch——一種酒，糖，牛奶，檸檬汁等混和製成的酒——中譯者）。家里的狗和小孩子們有時跑出來瞧瞧這些顧客，這些顧客也常常撫弄着那些狗和孩子。他們彼此都是相熟，而且彼此互相尊敬、當所有客人都在專心閱讀德國報紙的時候，從老板的私室里，傳來破鋼琴上彈出的「我親愛的奧古斯汀」的丁冬琴聲，這是老板的大女兒在彈奏着，那女兒是個有淡黃色髮髮的德國小姑娘，很像一隻白老鼠。這華爾茲樂曲大家都很高興聽。我時常在每月初到繆勒的舖子裏去，閱讀那里訂購着的俄文什誌。

我進去的時候，那老人已經靠窗坐着了，那隻狗照老樣子伸開身體躺在他的腳旁。我坐在一個角落裏，沒有說話，心裏自己問着，我幹嗎到這兒來呢，在這兒我又沒有一點兒事。而且我又害着病，應該是回家去喝點茶睡覺的時候呀？我到這兒來，難道僅僅是爲了來觀看這個老頭子嗎？我煩惱起來了。「我跟他有甚麼關係呢？」我想着，記起剛纔在街上看到他時候那種奇怪和痛苦的感覺。而且這些沉悶的德國人跟我又有着甚麼關係呢？這樣可笑的心情是什麼意義呢？近來我常常感到，爲了一點瑣小的事情就容易激動，使我的生活和我對於生活的清楚看法都受到障礙，這種激動又有什麼意義呢？有位銳利的批評家在論及我最近一部小說時，已經在他憤激的批評中指出這一點了，我雖然有點躊躇，而且也很感慨，可是我仍然逗留着沒有走，同時，我的病越來越把我克制住了，我懶得想離開這間溫暖的房子。我拿起一張弗蘭克福特報紙，讀了一兩行，低便打起瞌睡來了。那些德國人並不來打攪我。他們只管讀報和抽煙，僅僅每隔半小時左右忽然用低聲，互相報告一些弗蘭克福特報上的新聞，或者互相說幾句笑話，引用德國著名滑稽家沙菲爾的一些諷刺警句，之後，他們又帶着對於他們民族那種加倍驕傲的神氣去埋頭讀報了。

我打了半個鐘頭瞌睡，被一陣猛烈的寒顫所驚醒，我實在是應該回家了。

可是這時屋子里，正在扮演着一幕啞劇，這又把我拖住了。我已經交代過，那個老人一坐到

椅子上，他的眼睛便直釘在什麼東西上，整個黃昏那不會移動一下，我以前就遭過這樣命運，坐在那里給他作毫無意義的固執的而實在又一無所見的凝視底目標，這是一種非常不愉快，而且實在是在受不住的感覺，我總是儘快的把我位子掉換一下。而在眼前，作為這老人的犧牲品的，却是一個小個子滾胖的穿得很整潔的德國人，那人帶着一隻漿得硬硬的高領，有一個出衆的紅臉孔，他是這舖子的一個新顧客，一個從里加來的商人，他的名字以後我知道，叫做亞當·伊凡涅契。休爾茲，他是瑟勒的要好朋友，但是對於那老人或許多顧客他都還不會熟悉。他正在啜着甜酒，津津有味地讀着Dortbaber報，忽然抬起眼睛，聽見那老人一動不動的眼光直盯着他。這使他老

大不高興。亞當·伊凡涅契和所有「高等」的德國人一樣，是個暴躁而敏感的人。這樣給人家無禮地盯着，在他覺得是奇怪而且是侮辱的。他帶着抑制的情緒，把眼睛避開那呆蠢的客人，自己嘟囔了一陣子。拿報紙把自己遮起來。但是不到五分鐘，他又耐不住狐疑地從報紙後面向外窺探一下：對方依舊是那樣固執地在盯着他，依舊是那樣沒有意義地在考察他，這回亞當·伊凡涅契還是沒有說話，但是當同樣事情重覆到第三次的時候，他冒火了，他覺得他有義務要保衛他自己的尊嚴和不許在這樣高貴的人羣前面減低他們堂堂里加城的威信，他也許覺得他自己應該是這種威信的代

表罷。他做了一個按捺不住的手勢，把報紙扔到桌子上，用報夾子猛烈地敲着桌子，爲

了個人的尊嚴，他發起脾氣來，臉孔因為喝了甜酒和自尊心的關係變得沸紅。這一回他也把充血的小眼睛直瞪着那個冒犯他的老人。他們兩個——德國人和他的攻擊者——好像彼此用眼光的吸力在互相角鬥，等着誰先去丟臉，誰先把眼睛垂下來。亞當·伊凡涅契急驟地敲桌子和他那種尷尬的地位引起所有顧客的注意，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帶着嚴重而靜默的好奇心，望着這兩位對手。這情形變得很滑稽，可是小個子紅臉孔先生那雙反抗的眼睛里的吸力是完全白費了。那老人依舊直直地町視着暴怒的休爾茲，簡直完全不覺得他是大家好奇心的目標；他泰然不動，彷彿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月亮里一般。最後，亞當·伊凡涅契實在捺不住了，他發作起來。

「你幹嗎老是這樣町住我呀？」他用德國話叫，帶着一種尖利的刺人的聲音和一種恫嚇的神氣。

可是他對手却依舊一聲不響，似乎不會懂得甚至不會聽見他的發問。亞當·伊凡涅契決心再用俄國話向他重說一遍。

「我問你，你老朝我這樣町着幹什麼呀？」他加倍的忿怒地叫，「老子是皇宮裏都有名的呀，而你是誰也不知道啊！」他補了一句從椅子裏跳起來。

可是那老人却連毫毛都沒有動一根。那些德國人中間發出一陣喃喃的憤怒聲音。繆勒給這吵

鬧驚動了，走進屋子裏來。等他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他愁那老人也許是個聾子罷，於是俯到他耳朵旁邊去。

「休爾茲先生請你不要老盯着他。」他儘可能的大聲說，注意地望着這個莫明其妙的客人。老人機械地望望繆勒，依舊是那麼呆鈍的臉上，顯出一種紛擾的思念，一種不安的激動底痕跡。他驚惶了一下，彎下身體，一壁嘆息和喘氣，一壁捉着他的帽子，跟手杖一起抓起來，他從椅子上站起，帶着一個叫化子被人家從坐錯的座位上趕出來那種可憐的微笑，預備走出屋子去。在這個可憐的龍鍾的老人底馴順而服從的慌張中間，有種東西是那樣激動着人們的同情和那樣絞壓着人們的心，那使所有在座的人，從亞當·伊凡涅契起，都立地改變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很顯然，那老人根本還談不上去侮辱別人，他只以為自己會像叫化子一樣被人家從任何地方趕出去罷了。

繆勒是個慈悲而富於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勵地拍拍那老人的肩膀說，「依舊坐着吧，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不要特別朝他一個人看。他是皇宮裏有名望的人哪。」

但是那可憐的老人還是不理解這個；他比剛才格外驚惶了。他弓下身去拾起一條手帕，那是

一條破舊的藍手帕，剛從帽子裏抖出來的，接着又喚他那條狗，那狗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把鼻子拱在腳爪上，好像睡得很熟似的。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他用一種上年紀的顫抖聲音喃喃地叫。「亞助爾加！」

亞助爾加沒有動。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那老人著急地連聲叫，把手杖推推那狗。可是那狗依舊是老樣子。手杖從他手里掉下去。他彎下身去跪着。雙手抱起亞助爾加的頭，那可憐的狗死了。牠就是那麼不知不覺地在牠主人腳下，因為年紀太老或許也因為太餓而死掉了。老人朝着狗望了半晌，彷彿是吃驚，又彷彿不知道亞助爾加是死了似的；接着向他這個老僕人兼老朋友慢慢地俯下身去，把他蒼白的面頰貼着那狗的死臉。一分鐘沉寂地過去了。我們都被感動起來，末了，那可憐的老人站了起來。他臉色異常蒼白，像患了熱病似的混身發起抖來。

「你可以把牠來剝子一番罷。」富於同情的繆勒說，急於要想出辦法來安慰他（他說「剝子」，意思就是說「剝製」），（中譯註）「你可以好好地剝子牠，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兒

（中譯註）剝製（Stuff），是把獸皮剝下來，塞進別的東西，依舊做成原來那隻野獸的

樣子，這裏說「剝子」是表示德國人說俄語發音不正確。

剝子得頂括括的；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兒是剝子野獸的老手。」繆勒重複地說，從地下拾起手杖，交給老人。

「是啊，我剝子得極好的，」克魯格爾謙遜地說，挨到眾人前面來。

他是一個瘦長的善良的德國人，長着蓬亂的紅頭髮，鉤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

「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爾做各種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繆勒又補了一句，對於自己出的這個主意更加熱心起來。

「是啊，我對做各種剝子品是極有天才的，」克魯格爾又重複一遍，「而且我替你剝子這隻狗，不要你一兩錢。」他帶着過度慷慨的自我犧牲的神氣，再補上一句。

「不，你剝子牠，我來出錢！」亞當·伊凡涅契·休爾茲狂亂地喊，臉色比剛才紅起兩倍，輪到他說話，他就慷慨得熱情橫溢了，覺得他自己是造成這件不幸事件底無辜的起因。

那老人聽着這些說話，顯然一點也不會理解他依舊和剛才一樣的混身抖着。「等一等！喝杯上等白蘭地罷！」繆勒看見過這位難以理解的客人竭力在想走出去，大聲地叫起來。

他們把白蘭地拿來給他。那老人機械地拿起杯子來，可是他的手在發抖，還沒有拿到嘴唇邊，倒已翻了半杯，一滴也不會喝，仍舊放回盤子里。接着，他浮出一絲奇怪的，完全不適